邢台听泉

肖克凡

自古以来，燕赵占据华北乃至更广阔地方。唐代韩愈《送董邵南序》开篇首句“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”，言其自古多豪侠，雄风浩荡，人杰辈出。后来“感慨”流传为“慷慨”，词语内涵依旧。

回眸维系两个多世纪的战国时代，一曲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，送别荆轲远行刺秦的悲壮歌吟，经久延荡于历史深处，缕缕回声不绝。

聆听盛唐诗歌乐府，高适有诗云：“邯郸城南游侠子，自矜生长邯郸里。千场纵博家仍富，几度报仇身不死。”古典文学作品记录了古赵都城的景观。

中国民间俗语“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”。两千多年来，华夏大地不曾更名的城市，唯有邯郸。燕赵名扬寰宇，名城首推邯郸。查阅《中国汉语成语大辞典》，其中与邯郸文化历史相关的成语，将近一千六百条：邯郸学步、完璧归赵、毛遂自荐、负荆请罪、黄粱美梦、纸上谈兵……洋洋大观，举不胜举。

域外有“城市学”理论研究认为，一座大型城市的辐射功能，其影响范围方圆数百里。如此看来，古城邯郸历史悠久、体量巨大，它的身影遮蔽了周边地方。从古至今，东临渤海，西挹太行；黄河之北，直抵燕山；这便是时下环抱京津的河北省。其实，河北省邯郸市左近有个名叫邢台的城市，似乎并未广为人知。难道这印证了城市学的“遮蔽效应”——邯郸的巨大身影覆盖周边，笼罩其他城市不得脱颖。然而，历久弥新的邢台，它的渊源并不亚于古城邯郸，甚至历史更为久远。

据相关文献记载，邢台的邢字，古代通“井”，也就是说邢井二字通假。有《康熙字典》称，“穴地出水曰井”，古代邢台百泉涌流，故称“井方”。远在上古时期黄帝率领众人兴建井田于轩辕之丘，史称“黄帝凿井，聚民为邑”，这里遂成繁荣之地。相传尧帝时期，百泉因井而获井邑之名。后人感念黄帝凿井聚邑的德政，将汉字“井、邑”合为“邢”，邢地从此而享名。

陕西省的桥山黄帝陵，声名远播海内外，每逢祭祀盛典，全球华人瞩目。炎黄子孙倘若不知始祖轩辕安葬地，近乎数典忘祖。然而，早在远古洪荒时期，轩辕黄帝于邢台凿井聚邑的历史，却未必尽人皆知。似乎邢台被历史记载淡化了，名未符实。中华民族不仅要知晓先祖轩辕归葬处，也要了解黄帝早年“邢台创业”的故事，后人理应补课以不忘先贤伟业。

3500年前，商王祖乙建都于百泉，拓建王邑构筑粮仓。周代邢侯封国，立足于此。战国时期秦灭六国，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以小篆统一汉字，史称“书同文”。李斯选定“井邑”合字的“邢”，便成为邢地专有名称。光阴荏苒，公元1945年，顺德府复名为邢台市，从此县市两地同名，以“邢”传承，延续至今。

邢台已然具有3500年建城史，600年的建都史，确是远古华北地区形成的首座城市，没有之一。因此，与洛阳、武汉并称中国历史三大最古老的城市。同时，邢台又与济南、杭州并称三大泉城。邢依泉而建，因水而兴。有古籍记载从泉喷涌的景象“环邢皆泉，遍野甘露溢，平地群泉涌”。

邢台包含百泉和达活泉两大泉系。其中百泉泉系的泉域宽广，计有沟头泉、黑龙潭、小龙泉、百泉、珍珠泉等十五个泉群，泉眼众多。明万历年间《顺德府志》记载：“百泉水，即渭水也，出襄国城南，泉有百孔，故曰百泉。”

百泉泉域基本属于七里河流域，其域以百泉水源灌溉良田，可谓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柳”，一派泽国水乡风光。

水，无疑是生门。开浚沟渠，筑之堤闸，以滋农事。就这样，“百泉之城”于中国北方呈现江南“鱼米之乡”景象。

传说乾隆皇帝南巡返京途经邢台，惊叹此地清泉喷涌、碧水荡漾、芦苇连天的景色，不由发出“早知有百泉，何必下江南”的感叹。朝廷随即特拨官银兴修百泉水利。

古代邢州是唐代名相宋璟故里。此人博学多才，擅长文学，尤其所作《梅花赋》为传世文章。如今，在宋璟故居梅花堂内，完好保存乾隆抄录《梅花赋》的碑文，落款为乾隆庚子阳月御笔。乾隆南巡驻跸邢州，此碑可鉴。

邢台泉域浩瀚，方圆数里星罗棋布，以沟头泉为中心，其泉域素称“水海”。位于华北腹地的邢台却以“海”自况，显示出对烟波浩渺的自豪感。邢台民众对生命之泉的感恩，对文明之源的认知，深深浸透在“百泉文化”里。

关于沟头泉名称来历，流传民间很是有趣。明万历年间，有本地乡绅挖沟引水营造花园，形成水域酷似“狗头”，人称“狗头泉”。历来文人素有脱俗入雅的兴致，遂取谐音“沟头泉”，从而更名正册。

那么邢台百泉如何形成的呢？这是大自然造物的恩泽。邢台百泉位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台地，史前造山运动使得台地岩石错断而抬升，沉积物堵塞，从而形成四周高、中间低的盆状地下岩层地貌。就这样，西部山岩溶水从三个方向流向百泉地域，当岩层溶水达到饱和状态时，清泉便从地势较低的岩缝涌出，这便是百座泉眼水长流。

早在二十万年前，邢台泉域气候湿润，阳光充沛，有着水草丰饶的湖畔，有着植被茂密的森林，不乏菱齿象、披毛犀、斑鹿、巨驼等大型动物，属于古人类渔猎的天然场所。

日月如梭，沧海桑田。公元1975年，为缓解邢台东部用水紧张局面，当地掀起万人大会战热潮，在百泉地带清淤开泉，形成如今“百泉湖”的形状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历经三年大旱，加之水库蓄水截流，地下岩溶水超采，泉区水位大幅下降，多数泉眼出现断涌。行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导致泉群断流，水域逐渐干涸。

水是生存之门。从丰水到枯水，这在中国北方不是孤立现象，地处冀中的白洋淀曾枯水见底。九河下梢的天津卫，因缺水而引滦。然而号称百泉之城的百泉断水，邢台生态环境面临严重挑战。

实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战略，历经多年水土涵养，邢台地下水位渐渐恢复。公元2021年8月，正值盛夏时节，已然干涸三十年的百泉竟然复涌。百泉之地重现泉水，人们竞相传告，尤其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老人们，有生之年重见泉水，可谓“喜大普奔”。这泉水曾经滋润良田万顷，这泉边曾经倒映几代人青春身影。如今清泉复涌，如沐春风。

尽管80后、90后，不曾与父辈感同身受，然而，百泉复涌，湿地重现，水泽万物，大地复苏。这泉水叮咚鸣响于耳畔，奏响幸福乐章。

湿了眉睫，是感恩的泪水。告别干涸，百泉重新成为百泉，这既是复归，也是新生。百泉人珍惜百泉水，点点滴滴润泽心田。他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，倍加爱护这座座复涌的泉眼。

百泉复涌后，其水域面积达到350余亩，最深水位达45米。曾经的“水海”终于重现，曾经山清水秀的大自然风光，再度装点着邢台古老大地。

百泉的清泉复涌，恰似久旱甘雨，犹如亲情重温，宛若故友回归，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大好时机。依照“先保护，后利用”的原则，实现“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”规划，打造“太行泉城，美丽邢台”的常驻美景，这是对大自然的敬畏，对生命之泉的感恩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甘泉复涌，为当地百姓提供优质水源，同时带来发展乡村经济的难得机遇。水给乡村经济注入活力。水主财，水聚财，以水做出大文章。

依托百泉复涌的优势，抓住大好时机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积极开展水产养殖，乡镇建成百泉酥鱼厂，生产当地特产“百泉酥鱼王”，已经被评为邢台“十佳”特色小吃，进驻邢台各大超市，年销售额达百万元。

依托百泉复涌的优势，充分利用广布水域的优势，瞄准乡村振兴目标，大力推广栽种荷花，让当地重现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风景。宋代杨万里的“别样”是诗意，如今荷花的“别样”却是产业，建厂生产“荷叶茶”，走土特产深加工的路子，以地方特色优势赢得市场。

依托百泉复涌的优势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，引导农民种植九孔浅水藕，成功打造“瑶池藕”品牌。中国北方的莲藕种植，普遍为七孔藕，九孔藕多产于南方。然而，百泉水域的莲藕养殖产业，不仅产出优质九孔莲藕，甚至可见“十孔”。这在北方中国确为罕见，也令南方游客惊诧不已。

走乡村振兴的道路，合理调配利用水资源，发展山乡特色种植，月季花、西洋梨、无花果、葡萄……可见座座披红戴绿花果山，培育出特色农产品的品牌。

百泉酥鱼、荷叶茶、瑶池藕、特色水果……这件件宗宗为清泉所培育出的乡村土特产品，吸引着来自八方的游客，传播着百泉风景的名声。

乡村振兴不仅造福乡梓，发展农桑，而且是全面准确制定高标准的长远规划，打造“太行泉城”新地标，首先将沟头泉片区定位为“城市会客厅”，打造集生态、休闲、商务、娱乐为综合体的特色街区，进而将百泉片区规划建设为特色文旅小镇。当地已经为规划建设中的特色街区起名“簋街”，这美好愿景化作前进动力，“城市会客厅”建设蓝图将次第展开……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三二期

贺姐

张桂丽

贺姐是一个护工，一个有良心的好护工。我与贺姐结缘，是因为去年一月，能走能跑能跳的我，突然患病，竟不能走不能跑也不能跳了，连吃喝拉撒都要有人照料，仿佛是重新回到襁褓中的婴儿！怎么可能，这噩梦的确就发生在我身上啊。

一向身体健康、体检指标都属正常的我，患上了视神经脊髓炎，只几天时间，我便生活不能自理，胳膊疼得抬不起来，脚底像踩了块厚海绵，走路便摔倒，简直成了一个废人！命运如此不公，让我得了这个病，生不如死啊！在医院里，每到夜深人静，楼道里透进来昏黄的灯光，我望着天花板久久不能入眠，委屈的泪水流淌下来，洇湿了枕头。

丈夫工作很忙，还要照顾我，累得焦头烂额，不得已便为我请了一个护工。那天，护工在医生的引领下，来到我的病床前，她四十多岁，身体壮实，穿着黑T恤、黑裤子，脑后一根不长的马尾辫，单眼皮、大眼睛，笑起来像一朵灿烂的向日葵。她自我介绍说：“哥、姐，我是你们请的护工，河南安阳人，姓贺，今年46岁，大家都叫我贺姐。”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算是打过了招呼。

丈夫向贺姐交代了我的病情，每天要吃的十几种药物，以及吃喝拉撒等注意事项，便去上班了。丈夫走后，我便被完全交付给了贺姐，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，躺在床上任由贺姐伺候，从早上的刷牙、洗脸、喂早饭，到看着输液瓶叫护士换液；从午饭后擦身按摩，到晚饭后给我洗脚、大便。我本就是个认生的人，突然间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护工照顾，心中充满了尴尬与羞愧。

贺姐见我难堪的样子，便直率地说：“姐，你太见外了，别忘了我是你请来的护工，我就是干这个的，要是嫌脏嫌累嫌臭，就不用干这行了。”说完，她挽起袖口，戴上一次性手套帮助我结大便。别看她人高马大，粗手大脚的，可干活非常麻利，比手忙脚乱的丈夫强多了。尤其是洗脚，我不能坐起，她便在我脚下垫一块塑料布，把水盆放到床上，捧起我的双脚放进温热的盆里，她一边和我聊天，一边为我洗脚，我的脚由于病情发展，脚底神经异常敏感，稍稍一碰就会疼得龇牙咧嘴，丈夫只给我洗了一次脚，我便吓得再也不敢让他碰我的脚了。而贺姐的一双大手握着我的脚，轻轻地抚摸、按摩，犹如一缕春风拂面，很是舒服。

由于生活不能自理，身体总是像触电般疼痛，我只能借助安眠药入睡，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，有时亲朋好友的一个问候电话，就会使我的情绪低落下来，泪流满面。贺姐见我情绪这样起伏，也不多说话。一天下午，她拿出手机说：“姐，你会K歌吗？咱们K歌吧！”我心想，谁像你头脑简单、心宽体胖的，我都病成这样了，哪还有什么心情唱歌！扭过头去不理她。

贺姐并不在意，找到一首歌，独自唱起来：“从来不愿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，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悔过……”优美的旋律，感人的歌词，这不正是我青年时最喜欢的歌《人在旅途》吗？我禁不住跟着轻声哼唱起来，越唱声越大，越唱越激昂，越唱越兴奋，暂时忘却了痛苦，仿佛重回青春时代……

从此以后，K歌成了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，心情也在歌声中一天天好起来。贺姐说，你得病时是冬末，现在春天快来了，春天一到，草和树都发芽儿了，你的病也该好了。

我一天天从悲伤中走出来，身体也日渐康复，开始关注起身边事了。一天晚上，贺姐与她的小女儿视频通话，她的脸笑成了一朵幸福的牡丹花。我问她，怎么这么高兴？她说：“我有三个孩子，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。闺女最小，学习最好，也最听话，现在上初二了。想起来，也挺对不起孩子的，从她四岁我便出来打工，为了多挣些钱还债，连过年都回不了家。”

“还债，还什么债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我去打水，该洗脚了。”见我发问，贺姐借故出去了。

一天，贺姐接了一个电话，很着急的样子。她瞄了一眼正输液的我，边打电话，边向楼道里走去。待回屋时，我发现她的眼圈红红的。晚上洗漱完毕躺在床上，在我的不断追问下，贺姐才向我述说了心事，她的大眼睛清澈明亮，在灯光下闪着光。

她和丈夫结婚后，先后生了三个孩子，为了养家，丈夫先是给四方八村的农户做木工活，她带着两岁的大儿子帮着打下手。后来丈夫又学电焊，给人家焊防盗窗、防盗门，人手少忙不过来，他们就雇了两个小工，由她领着干，还买了一辆小卡车，她就是那时候学会了开汽车。烈日炎炎，她用蓝花手绢在脑后扎起个马尾辫，高挽袖管，开着小卡车奔驰在乡村公路上。稍有空闲，她便坐下来整理收支账目，还要给孩子们做饭。

那几年，家里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在镇里租了房，把家搬到了镇上，两个儿子都到镇里上了学，小女儿也进了托儿所。年底，丈夫开回一辆崭新的丰田雅阁汽车，发誓要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，温暖的家也拴不住他的心了。有一次，他在电话里告诉她：自己谈了单大生意，比在老家小打小闹强多了！此时，她正带着工人给一户农家焊彩钢棚，那家小院里长着一棵金银花，绿油油的叶子，呈金黄色，雪白的花朵似金丝银线，开得正旺。她心头掠过一阵欢喜，但还是有些担心地问：“没啥风险吗？”他哈哈大笑：“真是女人家没见过世面，人家是股份有限公司，懂吗？正规大企业，租下的大片土地都圈起来了，想订合同的怕都排成长队哩。不过，要想跟人家订合同，得先交30万元保证金。别说没钱，先从银行贷30万元，赚了钱再还，你就甭瞎操心了！”

当丈夫一脸愧疚、垂头丧气地站到她面前时，她什么都明白了。他被骗了，那家所谓的大公司，租用的全是农民耕地，国家政策不允许动用农民耕地用来做生意，所以因为公司的决策失误导致损失。他经过一番折腾，也没拿到一分钱的赔偿，倒背了30万元贷款，只得灰溜溜地回家了。为了还账，他们取出全部存款，变卖了汽车，退了镇上的租房，领着三个孩子，像一支溃败的部队撤回农村老家。她说，欠银行的钱一定要还上！吃了亏，只能怪咱自己，谁叫咱不懂国家政策，不懂法，是个法盲呢。

就这样，她背负着沉重的责任、庄严的承诺、全家的希望，洒泪离别故乡安阳，离别家人，只身从河南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。初来乍到，她干过自行车零件组装工，每天黑白连轴转、昼夜颠倒地干，不到一年就没活了。后来，还是在河南老乡的介绍下，来到了医院干起护工。这几年，她辗转市里的各大医院，凭着一副好身板、一颗善良心，闯出了一条自食其力的路。

医院的窗外不时传来救护车的笛鸣，让她的心阵阵发紧，白色病床旁的折叠椅，就是她的休息之地。晚上打开它，那窄窄的不足一米宽、两米长的椅子，便成了她一年三百多天的睡床。白天，端水、喂饭，端屎、接尿，擦身、按摩……动作稍迟了，遇到性子急的病人，还要忍受难看的脸色与呵斥。刚来时，她偷偷地哭过，但转念一想：好端端的人得了病，身体难受，咋会有好心情？她也就想开了，擦干眼泪，扭身就换成一副笑脸。

夜里躺在“床”上，回想起自己护理过的病人，每天接触生老病死，从起初的害怕，到后来的坦然，遇到形形色色的病人，但毕竟还是好人多啊！她想起患脊髓炎康复的王大姐，还送给她一大包半新的时髦衣裳，还有刘大娘、常大娘、孙大爷……记得第一次看护的病人，就是生命垂危的刘大娘，眼见一个人像一片落叶，渐渐枯萎成冰冷的尸体，她很害怕。刘大娘患脑出血，已经一个月不省人事了，监控仪上老人的血压一直往下掉，她慌张地喊来大夫，大夫为老人检查后摇摇头说：通知家属吧，患者已经不行了。她给老人的儿女们打过电话，就守候在病床旁边。夜漆黑似铁，窗外冷月似冰，她孤独地守候着老人。夜真静！静得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，时间似乎静止了，老人的儿女们怎么还不来呀！她给老人掖掖被角儿，困乏的眼睛紧张地盯着监测屏幕，锯齿状的心率波导线开始变缓、变缓，渐渐地，渐渐地拉成了一道直线……

她照顾的另一个病人，是一个患尿毒症的常大娘。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也是她送走的。老人只有一个女儿，女儿接到她的电话赶来时，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，女儿哭成了一个泪人，哽咽着对她说：“贺姐，你能不能替我妈擦擦身，她生前爱干净，让她干干净净地走吧，我太伤心了！”

贺姐有些畏惧，这是她第一次为亡者擦身，但还是壮起胆子，端来一盆温水，从头到脚给老人擦净了身子，又给穿上寿衣，送老人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
还有一次，是护理一位常年瘫痪在床的孙大爷，老人跟她投脾气聊得上来，亲热地叫她“小贺儿”。护理老人三个多月后，她接到哥哥的电话：“老妈病危，快回家。”她伤心难过时，大爷却小孩子般扯着她的衣袖不让走，她也不放心老人啊，便临时帮忙找了一位老乡替她照顾大爷。老人的儿子说：“贺姐，我父亲早把你当成一家人了，我们每天忙着上班，是你在替我们尽孝啊！有你帮着照顾，我们心里特别踏实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啊！”

还有她护理过的一位董大娘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后，大娘的儿女都来了，老人病重的这一个月，是贺姐日夜守候，大娘一阵清醒，一阵糊涂，清醒时就拉着贺姐的手聊天。老人的女儿望着贺姐的黑眼圈说：“贺姐，你找个地方睡会儿吧，这会儿有我们呢。”她找了个角落倒头便睡，一觉醒来天蒙蒙亮了，她忙跑去看大娘。老人昏迷了一整夜都没睁眼，可贺姐一进屋，老人竟奇迹般睁开一双深陷的眼睛问贺姐：“你去哪了？”贺姐说：“大娘，我刚才睡着了，您是不是想吃点东西啊？”老人点点头。她立刻冲了一碗藕粉，一勺一勺地喂大娘。老人吃完后，朝她点了点头，翻个身，啥也没说就停止了呼吸。那一刻，贺姐觉得即便儿女围在身边，老人就是一直要等她回来，吃上一口她喂的藕粉……贺姐手里的碗还没放下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碗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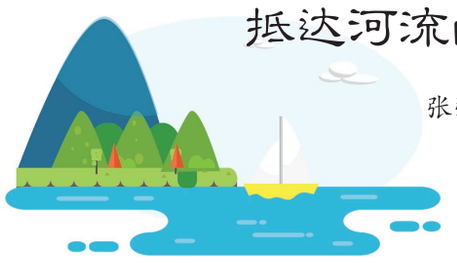
贺姐想做一个有良心的好护工，护理病人从不偷懒，甚至病人没要求她干的，她也会主动找活干。她的勤劳善良，使许多病人即使痊愈出院了，也和她成了好朋友，她的活儿常年干不完，名气也越来越响，许多医生、护士都帮她介绍需要护理的患者。

我终于能够站立起来，像是孩童般晃晃悠悠地迈步了，在楼道里，贺姐跟随在我身后，怕我摔倒了，就用手紧紧拽住我宽大的病号服，轻声地给我鼓劲儿：“好，站稳了！向前迈一步、再迈一步，真棒……”这学走路的场景，使我倏地回忆起，小时候妈妈拽着我的儿童罩衣教我学走路的情景，泪珠忍不住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

我出院回到居住的小区，从车里出来，金色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，竟有一种隔世重生的感觉！前面一片青葱，原来是一片水灵灵的小草，根根精神，草尖上挂着露珠，在蓝天下闪着光，绽放着生机。是的，不能成为大树，做一株小草也好，只要心是绿的，只要拥有一颗翠绿的爱心，就不是穷人，就会幸福。

抵达河流的思考

张强勇



夏日里，阳光下的一切白晃晃。江岸边的沙滩、码头上的石阶，还有江心里的游艇，在阳光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，白得让人刺眼，觉得恐慌。

抵达江边，江堤上是高过人肩的铁丝网隔离带。去江中游泳、乘凉，是生活在城里人的想法与冲动。沿江有一个狭长的公园，薄暮降临，江边水汽弥漫，清凉的江风吹过。我在江边乘凉，感受到湿润和凉爽，觉得身体里藏有一条冰冻的鱼，跳出了水面，发出冷色的光。

公园里人很多，跳广场舞的大妈，哪怕是初学者，也丝毫看不出她们的羞涩与拘束。江岸右侧的角落里，有一支乐队，三四十人，正搭好了台子。一位年轻人抱着吉他，拨动琴弦，发出了清脆的声响；一位中年男子正鼓着腮帮，卖力地吹着萨克斯，那是一首《回家》；一位精瘦的男子胸前挎着一把贝斯在弹唱；一位胖胖的鼓手擂起了震天响的鼓点……江边喧闹起来。

江岸是青山，山谷之间，云雾弥漫，生长着野生的葡萄藤蔓，结的葡萄已经熟透了，成了黑色。有一天，我摘了回家，一个人默默吃掉了几斤野生的葡萄。开始吃的时候是连皮带肉吃，后来，剥了皮，吃里面的肉，手指甲都剥黑了还没有吃完。其实，剥了皮的葡萄没有多少果肉，皮与葡萄籽之间，只有一点稀薄的甜蜜，真是甜。

这么多年，那些提着篮子卖野生葡萄的人还在，只是年龄大了，卖的价格比以前涨了几倍。过去十元能买三五斤野生葡萄，现在一斤卖到了十元。大家希望吃的是原味，吃原生态的食材，人是越来越讲究，越来越挑剔。

小时候，我沿着河流奔走。在江堤边用小片石朝江面瓢过去，小片石在水面上欢快地跳跃着，跳起的次数越多，越是值得炫耀的事。一条小溪，弯弯曲曲地从山中走了出来，好似迷路的孩子，不经意间汇入了江中。我们在小溪里抓鱼、找螃蟹，搬开一块石头用手去抓，一次就能抓上三五只，捧在手心里，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下，发出五彩的光。

江中有一处沙洲，春末夏初，沙洲会开出满洲的花来，小城里的人把沙洲叫太阳洲，沙洲上的花叫太阳花，挺诗意的名字。后来，沙洲下游建了水电站，偌大的沙洲和沙洲上的花儿，全都湮没在浩渺的江水之中。远远地看到那一片水域，会生出几分遗憾，发出几声叹息。那是我读初中时，暮春而游的地方。站在洲心，看到四面江流浩荡，万古长空，还能看到江边的山孤寂地躺着。看多了，不免好奇，想要走进去。高三的暑假，几个同学同行，钻入山腰，看到溶洞，搬来石头扔进洞里，许久才能听到沉闷的声响传来。山上有很多名目繁多的植物，可惜我认识的不多。

山里不敢去，夏日里持续的高温，炙烤着草木，我走在白晃晃的水泥路上，滚烫的地面，火辣辣的太阳照着我，偶尔刮过一丝风，如火一样，我有点后悔。走到江边，路边有很多废弃了的厂房和宿舍，这里以前是化工厂。门窗被村民拆了做了柴火，一楼的门和窗用红砖砌了起来，封得严严实实，不会再让人进去。一栋办公楼成了文武职业学校，传来学生习武的声音，给荒废的厂区带来些许的烟火气息。离办公楼三五里，是一所化工学校，如今也是落寞地守在江边，与水中的倒影相伴。初中时，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考上这所学校，最好的时候，有一千多师生。只是造化弄人，学校因化工厂的倒闭而停办，不到五年，颓废在江岸。

化工厂现在还生活着很多的老人，年轻人都出去寻找其他的生路了。老人一直工作、生活在这里，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，已经三四十年，却无法改变来自老家的发音习惯。从老人平静祥和的表情看去，并不落寞和悲伤。这里的小超市，也是用废弃的厂房改造的，包办了大家的生活所需，超市里的商品很多，质量不是很好，价格却实惠，满足大家消费。

我找了一家餐馆，看到大门口悬挂着寿字，路上有喜庆的气球在热风中飘摇，写着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字样的红绸布垂挂在气球上，还有落款，大抵是老人家的晚辈，原来是在办酒席，没有我的座位。幸好我在河对岸读的初中，周末会坐轮渡过来，在厂子的周边捡废品卖，换点零花钱买学习用品，所以对周边的环境很熟，直接拐过巷子，找到了另一家。店里空落落的没几个人，大伙儿都去吃寿酒了，老板不在，老板娘看到我走了进来，搬出电扇，她可不愿意失去客人。老板娘矮矮胖胖，苹果脸，一说话露出两颗中间豁口的门牙。偌大的店堂没几个客人，说是化工厂倒闭了，生意越来越糟糕。

店里做着多种生意，代办手机的入网和代收话费，代卖彩票，兼售冷饮，冰柜上摆着槟榔架子。干净的玻璃杯里放了几片茶叶，等着有人来店里泡茶，可见大家平日里是有多闲，一种无所事事的等，就如放在玻璃杯里的茶叶，等着有人上门来喝茶。我问老板娘生意好吗？老板娘摇了摇头，又笑，似乎对生意的好坏并不上心。豁牙给她增添了少女般的天真，整个人有一种厚实的美感。我突然有一种熟悉的情绪在身体里泛滥，就是无望的等，没有希望的等，空落落的等。记得大学刚毕业，一时找不到工作，想去城里，就在江边等轮渡，无地可去，无事可做，茫然得很，那种特有的慌乱无助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
我读高中的地方离江边更近，离家也不远。我的表哥和我同班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表哥读完高二，竟莫名地不读了，说是要去上班。那时乡下人渴望进城，在城里谋到一份吃皇粮的工作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表哥有个亲叔，说是在城里当了官的。我现在知道，其实就是城里一家单位里的中层副职。就是这样的人和事，对于乡下人来说，有着一份不错而又体面的差事，还做了官，就是一份骄傲与荣耀。表哥的叔叔是邮政局投递股的副股长，每天要将报纸和信件分拣送到订阅的单位，混熟了一家企业守传达室的人，竟寻到了一个守传达的差事。急忙回了老家，要他的侄子高中也不读了，又找关系帮他买了蓝印户口，去了企业守传达。只是表哥上班还不到一年，企业就破产了，这可苦了我的表哥，因为没有签劳动合同，企业领导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在厂里上班。守传达的那几个月，拿到手的二百多元工资，也是表哥的叔叔垫付，这样的结局未免令人唏嘘。

到了周末，我便会去找表哥玩，表哥上班的地方也在江边，工厂是我们的乐土。厂里有工人文化宫，我不上晚自习，就和表哥爬到文化宫的窗台上看电影。文化宫对面有一个凹型的灯光球场，四周是水泥台阶，台阶下面是球场。记得有一年元旦，学校和企业在球场搞联欢，我的一位老师和厂里广播站的一位姑娘，演了一场情景剧。后来，老师和姑娘结成了秦晋之好。

我有时和休假的表哥，在离学校不远的江边沙滩待上一天，听表哥说厂里的事情，还会听到表哥不时地声声叹息，说着还是读书好的话。我们一起听机帆船发出的“突突突”的声音，看着它吃力地往上游漂远，那是我的孤帆远影碧空尽。

我站在江边，月亮很大、很圆，从江对岸的山里缓缓上升，庄严饱满，清晰可见，还有在夜风中流淌的江水。我想起了表哥，倘若如我一样，读完高中，考上大学，和他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过年的时候，我和表哥会碰到，一起去江岸边走走，相对无言，也是说不出多少话来。

江边的风景与人事依次在我的脑海中闪现，只是不再是原来的风景，不再是原有的人事，却更有一种刻骨感，像夜晚时分江水的潮气拥抱过我，用柔顺的涛声侵犯过我，这才是真实的存在。